

不圖而方者
形存漫天地生者有
三一翁一張是豈有繩墨

六朝文學與六朝文獻

柳亞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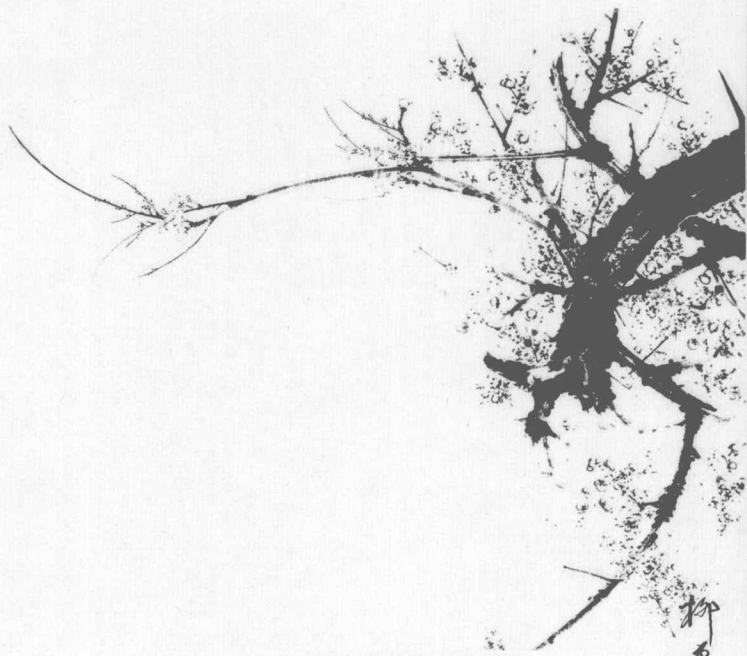
羅國威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不圖而方，法天則地，
形存後，天地生者，有於天。
三一翁一，張是，豈有，編，墨。

六朝文學與六朝文獻



柳亞均書



羅國威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六朝文學與六朝文獻 / 羅國威著. — 成都: 巴蜀書社,
2010. 3
ISBN 978-7-80752-558-5

I. 六… II. 羅… III. 古典文學—文學研究—中國—
六朝時代 IV. I206. 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37055 號

六朝文學與六朝文獻

羅國威 著

責任編輯	况正兵
封面設計	經典記憶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5011398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張	10.625
字 數	250 千
書 號	ISBN 978-7-80752-558-5
定 價	2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調換

左思《三都賦》綦毋邃注發覆

——《文選》舊注新探之一

《文選》舊注夥矣，然流傳至今，能為士林所知見者，數種而已，其餘或亡佚，或屢融於他注，已不復可睹。《三都賦》綦毋邃注，就是在宋元以來傳世的《文選》刻本中屢入他注而不復可睹的舊注之一。

一

日本京都大學所影印的唐鈔本《文選集注》卷八左太冲《三都賦序》題下，有陸善經注，云：“舊有綦毋邃注。”細讀之，這篇序中注內確實有幾條綦毋邃氏的注文。現將其輯錄如下：

[一] “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句下，綦毋邃注云：“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

[二] “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核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句下，綦毋邃注云：“蓋是韓

非所謂畫鬼魅易爲好，畫狗馬難爲工之類也。”

[三] “玉卮無當，雖寶非用”句下，綦毋邃注云：“卮，一名觶，酒器也。當，底也。”

[四] “積習生常，有自來矣”句下，綦毋邃注云：“《左傳》曰：‘習實生常’。”

[五] “且夫任土作貢，《虞書》作著；辯物居方，《周易》所慎”句下，綦毋邃注云：“《虞書》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定其肥饒之所生，而著九州貢賦之法也。《周易》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陸善經所云綦毋邃《三都賦》注，僅在《文選集注》本《三都賦序》中保留了以上五條。

綦毋邃，史傳無載，其生平事迹不詳。《文選集注》本《蜀都賦》“劉淵林注”題署下，有陸善經注，曰：“臧榮緒《晉書》云：‘劉逵注吳、蜀，張載注魏都，綦毋邃序注本。’”綦毋邃其名載於臧榮緒《晉書》之中，列於晉人劉逵張載之後，似當爲晉人。檢《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著錄：“《列女傳》七卷，綦毋邃撰。”子部儒家類著錄：“梁有《孟子注》九卷，綦毋邃撰，亡。”集部總集類著錄：“《二京賦音》二卷，李軌、綦毋邃撰。”“《三都賦注》三卷，綦毋邃撰。”（兩《唐志》著錄略同）《隋志》史部將綦毋邃《列女傳》置於皇甫謐之後，集部將綦毋邃《二京賦音》與李軌并列，皇甫謐、李軌皆晉人，是乃綦毋邃爲晉人之又一佐證。檢《通典》，卷九五載：“哀帝興寧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尚書奏：‘至尊總麻三月，皇后齊縗。’案《周禮》有後輕而服重，公子爲公所厭，故不得申，舅不厭婦，故得以本服。綦毋邃駁：‘父子不繼祖禰，故妻得伸。皇姑夫人致齋而會於太廟，后服不踰至尊，亦當總麻也。’”（嚴可均據之輯入《全晉文》卷一三三中，題作《駁尚

書奏章太妃服》) 案興寧爲東晉哀帝年號，檢《晉書·哀帝紀》，(興寧元年)“三月壬寅，皇太紀薨於琅邪第”。又《晉書·禮志》載：“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云：‘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期，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三月。”(《晉書·成恭杜皇后傳》附《周太妃傳》所載略同) 驗之《晉書》，《通典》所載不誤，臧榮緒《晉書》中的綦毋邃與《通典》中的綦毋邃當是同一人。晉哀帝興寧元年爲公元三六三年，則綦毋邃其人當係東晉人。通過以上考證，關於綦毋邃，可勾勒如下一個大致的輪廓：他生於東晉初，大約生活在成帝至孝武帝年間(即約略在公元四世紀二十至八十年代)，其較劉逵(據臧榮緒《晉書》云逵與傅咸、陸機、杜育同時)、張載(《晉書》本傳謂載於太康初至蜀省父而作《劍閣銘》)約晚五、六十年。哀帝時，或官祠部，章太妃卒，上疏駁尚書奏章太妃服議，於朝廷禮儀典則多所匡正。其著述見於著錄者，有《列女傳》七卷，《孟子注》九卷(兩《唐志》作七卷)，《二京賦音》二卷(兩《唐志》作三)，案“三”疑當作“二”，詳姚氏《隋書經籍志考證》，《三都賦注》三卷。其《孟子注》早已亡佚，馬國翰輯得注文九條，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中。《三都賦注》賴《文選集注》保存了以上所輯五條注文，吉光片羽，彌足珍貴。其餘諸書，今已亡佚。

二

綦毋邃《三都賦》注雖僅存注文五條，由此却可窺其注書體式的端倪。五條注文，已蘊涵了古人注書所應具備的三大要素：闡析文意，訓釋語詞，指明用典。

《三都賦序》“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

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句下，劉逵無注。接下去的正文是“假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其文意似不接續（案此即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答問駢體文”所謂“潛氣內轉，上抗下墜”，如不經指明，讀者不易領悟），綦毋邃於“海若”下注以“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以闡釋“然相如”四句，遂能使文意調暢，晦者變顯，這一點，與他注《孟子·公孫丑上》“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句以“當路，當仕路也”（《文選》阮籍《詠懷詩》李善注引）和《離婁下》“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君使人導之出疆”句下以“謂有他故，不得行，或被怨仇者也”（《通典》卷九九引）闡釋文意使晦者顯的手法如出一轍。在“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核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數句，其旨意不易爲人理解，綦毋邃將《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所載“客有爲齊王畫者”一段文字精縮爲“蓋是韓非所謂畫鬼魅易爲好，畫狗馬難爲工之類”以闡釋之，以俗訓雅，以近喻遠，加深讀者對作者寫作力度的理解，綦毋邃注於此顯示出了充分的才能。

“玉卮”，“當”，究爲何物，讀者不知。訓以“卮，一名觶，酒器也。當，底也”，“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二句的文意於是昭然。李善於其下節引《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補釋曰：“《韓子》：堂溪公謂韓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無當，有瓦卮有當，君寧何取？’曰：‘取瓦卮。’”則更是舉一反三，相輔相成，使綦毋邃注的語詞訓釋功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積習生常”句綦毋邃注引《左傳》揭示出此句是從《左傳》（昭公十六年）子服、昭伯語季平子“習實生常，能無卑乎”（案今本《左傳》作“習實爲常”）句衍化而來，李善於其下補注曰：“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又引《左傳》（昭公元年）叔

孫云“叔出季處，有自來矣”以指明“有自來矣”一句的出處以補釋之。“任土作貢”句綦毋邃注指明語出《虞書》（檢今本《尚書》其句出《夏書》，陸善經於綦毋邃注下補釋云：“《尚書·禹貢》古文爲《夏書》，今文爲《虞書》。”綦毋邃注引當爲今文）。“辨物居方”句綦毋邃注徵引《周易》使讀者知此乃左思套襲《周易·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句入文。綦毋邃注，使這篇“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之後，“都邑豪貴競相傳寫，遍於海內”（臧榮緒《晉書》），以至於洛陽紙貴的《三都賦》，其屬思之邃密，文辭之典雅，於是乎昭彰於天下。

以上是就今存五條注文而言，事實上，綦毋邃詮釋《三都賦》所取得的成就當遠不止此，因《文選集注》只採摭了五條釋語入《三都賦序》注中，沒有留給我們更多，今天就無法窺其全豹，以進行全面、系統的探索、研究了。

三

今傳存於海內的《文選》刻本中，宋刊（或影印本）計有以下五種：（一）國家圖書館藏北宋刊遞修本李善注《文選》（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中華再造善本》影印者即此）。（二）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杭州開箋紙馬鋪鐘家刊刻本五臣注《文選》。（三）日本汲古書院影印足利學校藏宋明州州學刊刻本六家注《文選》（其刊刻年代據該影印本書前長澤規矩也《解說》所推定，以下簡稱明州本）。（四）《四部叢刊初編》影南宋建陽本《六臣注文選》（簡稱六臣本）。（五）國家圖書館藏南宋淳熙八年貴池尤袤刊李善注《文選》（簡稱尤刻本）。以上五種，除第一種只存二十三卷（存卷中無此卷）、第二種只存卷二九、卷三〇兩卷（北京大學圖書館

藏卷二九、國家圖書館藏卷三〇)無有《三都賦》外,其餘三種都為足本。以此三種宋刊本與《文選集注》本相勘驗,發現以下情況:

- [一]“然相如”句下,明州本“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作劉逵注,六臣本、尤刻本同。
- [二]“考之果木”句下,明州本“蓋韓非所謂畫鬼魅易為好,畫狗馬難為工之類”作劉逵注,六臣本、尤刻本同。
- [三]“玉卮”句下,明州本“卮一名觶,酒器也。當,底也”作劉逵注,六臣本、尤刻本同。
- [四]“積習”句下,明州本“《傳》曰:‘習實生常’”作劉逵注,六臣本、尤刻本同。
- [五]“且夫任土”句下,明州本“《虞書》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定其肥饒(尤刻本作磽)之所生也。而著九州貢賦之法也。《周易》曰:‘君子以慎辯物居方’”作劉逵注,六臣本、尤刻本同。

五條注文,《文選集注》本與刻本除極個別處小有差別外(如[二]“蓋是韓非”刻本無“是”,句末有“也”;[四]“《左傳》曰”刻本無“左”;[五]“肥饒之所生”尤刻本“饒”作“磽”,“生”下刻本有“也”;“辨物居方”刻本“辨”作“辯”之類),其文字基本相同,而署名却有異:《文選集注》本作綦毋邃注,刻本作劉逵注。可見,綦毋邃《三都賦》注,在宋代所刊的幾種《文選》刻本中,已被屢入劉逵注中,不可辨識,也無從辨識了。元明清以降,其知《三都賦》有綦毋邃注存於《文選》中者鮮矣。

今天,我們對綦毋邃《三都賦》注的發掘和研究,有着以下幾個方面的意義:

首先,使我們了解到在晉代徵引的訓詁體式已在逐漸形成、確

立，對當時和後世都起着積極的影響。

上舉 [一]、[四]、[五] 中使用的徵引的訓詁方式固不待言。即以訓釋語詞的 [三] 而言，“卮，一名觶，酒器也” 其實是暗用《漢書·高帝紀下》“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 句應劭注（應劭云：“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觶。” 案此處《漢書》有誤，“觶” 字當作“觥”，“觥” 古文作“觥”，音義皆同，詳《說文·角部》“觥” 下段玉裁注）。“當，底也” 也是用《淮南子·說林篇》“三寸之管無當” 句高誘注（高誘云：“當，猶底也”）。此二處雖未明言徵引，而實際上是徵引舊注成說以爲訓釋，只不過未言根據而已。其殘存之五條注文中就有四條是用徵引的訓釋方式，足見在有晉一代，徵引的訓詁體式已在廣泛使用。綦毋邃注，比裴松之《三國志》注要早約五、六十年（綦毋邃注當成於晉興寧、太和年間。據《宋書》本傳裴松之宋武帝元嘉十四年致仕，其《三國志》注當成於元嘉初），比劉孝標《世說新語》注要早約一百五十年（劉孝標《世說新語》注當成於天監十年左右隱居於金華山聚徒講學之時，說詳拙著《劉孝標集校注》附錄《書〈梁書·劉峻傳〉後》）。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固已成爲後世注書的典範（說見高似孫《緯略》卷九），而綦毋邃《三都賦》注實則爲裴、劉之先聲，其對裴松之、劉孝標乃至以後的李善的影響，應當是有迹可循，它爲今天的訓詁學研究提供了一份很寶貴的資料。

其次，爲我們清理《文選》舊注提供了可靠的綫索。

《文選》自問世起，就不斷有人爲之作注，由於諸多歷史原因，許多舊注都已相繼亡佚，有的舊注則已屢融入他注中，也相對亡佚（綦毋邃注即是一例）。以今傳世刻本《文選》中綦毋邃注屢入劉逵注本身而論，不獨使綦毋邃注被淹沒而相對亡佚，且使劉逵注也已

成爲被屢亂的產物，并非原貌。因之，根據現有的各種傳本，對《文選》舊注進行一次認真的、徹底的清理，使舊注各呈其態，各歸其主，以還原《文選》及《文選》注的本來面目，已成當前選學研究的當務之急，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再次，使李善的訓釋體式形態更加明晰。

以前讀《文選》，只知道在李善注本《文選》中，《二京賦》用薛綜注，《子虛》《上林》二賦用郭璞注，楚辭作品用王逸注，《射雉賦》用徐爰注，《魯靈光殿賦》用張載注，《三都賦》用劉逵注，陸機《演連珠》用劉孝標注。但凡襲用舊注，李善皆於題下——標明，以示其不掠前人之美。讀《文選集注》使人發現，李善注《文選》時，對未採入其書中之舊注，其但凡有佳妙者，即缺而不注，以存前人之美（實際上李善未採入者大都亡佚，與其宗旨大相徑庭）。從前讀李善注本《文選》，有的當注之處李善缺而不注，使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今，可使向之疑慮煥然冰釋。應當指出，這種嚴謹態度是李善不掠前人之美的又一表現形式。

最後一點，綦毋邃注可與李善主互補。

綦毋邃注在客觀上起到了補充李善注的作用，這一點在前面已經論及，此處也就不再贅述了。

新發現的謝靈運佚文及 《述祖德詩》佚注

因輯補嚴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在《佛祖統紀》卷二六中，發現謝靈運佚文一篇，即謝所撰《廬山法師碑》一文。該文為嚴可均所漏收，當世研究謝靈運者，亦未能發現。又，近於《俄藏敦煌文獻》第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出版）中，得編號為俄Φ242的《文選》殘卷一通。該殘卷存一八五行，其中存有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該寫卷有正文，亦有注，注文用雙行小字夾正文中。檢中華書局影印國家圖書館所藏宋淳熙八年貴池尤袤刊刻的李善注《文選》（以下簡稱尤刻本），及臺灣中央圖書館影印該館所藏宋紹興三十一年建陽崇化書坊刊刻的陳八郎宅善本五臣注《文選》（以下簡稱陳八郎本），發現該寫卷之注，既非李善注，亦非五臣注，為唐人注《文選》的別一種。就其中謝靈運詩注而言，不失為唐人注謝詩的一珍貴寫本。由於該卷藏於列寧格勒，故向為研究謝靈運者所未睹。本文擬對該佚文及該佚注作一初步探索。

現將佚文抄錄如下：

《廬山法師碑》

法師諱慧遠，本姓賈，雁門樓煩人。弱而好學。年十二，隨舅令狐氏游學許洛，故少爲書生。二十一，欲渡江就范宣子，於時王路尚鯁，有志不遂。於關右遇釋道安，一面定敬，以爲真吾師也。遂抽簪落髮，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安公曰：“道士誠知人。”法師藉曠劫之神明，表今生之靈智，道情深遠，識鑿淵微。般若無生之津，道行息心之觀，妙理與高悟俱徹，冥宗與深心等至。安公嘆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

太元初，襄陽既沒，振錫南游。考室廬阜，結宇傾岩。同契不命而景響，聞道誓期於霜雪。自以年至耳順，足不越山。桓氏以震主之威，力爲屈致，法師確然貞固，辭以老疾。俄而制使沙門，盡敬王者。法師懼大法之將淪，抗言萬乘，玄知不可強，俯而順焉。

既道漸中土，名流遐域，外國諸僧，咸東向禮。非夫道深德廣，焉能使顯默同歸，異域致敬。且新經未表，晉邦律藏，歷年莫正，禪法甘露，國所未聞，實相宗本，人有異說。法師深存廣圖，大援群生。乃命弟子，迎請禪師，究尋經本。逾歷葱嶺，跨越沙漠，彌曠年稔，并皆歸還。既得傳譯，備盡法教。是故心禪諸經，出自廬山，幾乎百卷。又以心本、無二、即色三家之談，不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深辭婉，獨拔懷抱。羅什見《論》而嘆曰：“漢人未見新經，便暗與理會。”若夫溫心善誘，發必遠言，栖寄林嶺，游興能徹。雖復風雲屢由，而無昭昧之情。俯仰塵化之域，游

神無生之門。所謂言斯可發，行斯可樂矣。自枕石漱流，始終一概，恬智交養，三十餘載。春秋八十三，命盡絕嶺。遺言露骸松林，同之草木。達生神期，既於此矣。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語晤之永滅，敢以淺見，揚德金石。其辭曰：

九流乖真，三乘歸佛。道往絕迹，慈還接物。
孰是發蒙，昭我慧日。攝亂以定，閑邪以律。
妙法常存，悠悠莫往。若人乘生，皎皎遠賞。
鑒我鑒物，知狹知廣。息心空谷，訓徒幽壤。
秦皇雄惑，蔽理通情。王孫偏解，滯死達生。
夫子之悟，屢劫獨明。仰高契峻，俯深懷清。
惟清惟峻，若隔近絕。惟高惟深，志崇智潔。
昔在香積，今也明哲。嗣之有人，實隆廢缺。
捷度練數，甘露流津。律藏拂故，法性增新。
凡厥希道，日知好仁。景薄命盡，宗傾理湮。
寒暑遞易，悲欣泉壤。秋蓬四轉，春鴻五響。
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

元熙二年春二月朔，康樂公謝靈運撰。

該佚文的發現，有以下意義：

(一) 慧遠圓寂之後，所謂“謝靈運制碑”的碑文，當即指此。

《佛祖統紀》卷三六載：“（義熙）十二年，遠法師久修淨業，三瞻佛祖，以是年八月六日感佛來迎，倏然神化。遺言露尸林下，弟子不忍，乃奉全軀葬於西嶺。謝靈運制碑，張野作序，宗炳復立碑於寺門。”此所言靈運制碑者，當即指此文。今靈運所制之碑及所撰之誄（即《廬山慧遠法師誄并序》，載《廣弘明集》卷二三）并序。由此，可考見靈運與慧遠當日交誼之深、相知之厚，為研究

靈運與慧遠的交游，研究靈運思想發展變化的軌迹，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二) 爲慧遠法師卒於義熙十二年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卷六《晉廬山釋慧遠傳》，云慧遠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卒，春秋八十三。（《佛祖統記》卷三六亦主是說）。《世說新語·文學篇》“殷荊公問遠公”條注引張野《遠法師銘》，云慧遠卒時，“春秋八十三”。此碑所載，亦作“春秋八十三”。而《廣弘明集》卷二三所載靈運《廬山慧遠法師誄并序》，則云慧遠義熙十三年八月六日卒，春秋八十四。四篇所載，於慧遠的生年並無二致（義熙十二年卒，春秋八十三；義熙十三年卒，春秋八十四）。其分歧在於卒年。四篇中，作“春秋八十三”者三，作“春秋八十四”者一，則作“八十三”者當爲是，可見《高僧傳》所記不誤。慧遠卒年，當依《高僧傳》，作義熙十二年。

二

俄藏敦煌文獻Φ242號殘卷中，所存之靈運《述祖德詩》注，現亦抄錄於下：

[一] 於“謝靈運”下注云：“爲敗苻堅等，故作此詩。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漁，秘書監。靈運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伏誅。’謝靈運字靈運，陳郡陽夏人，小名客兒。晉世以仕，至宋時爲侍中。初爲永嘉太守，非其意，乃歸會稽。會稽太守孟顛譖之反，運乃馳入京自理，得免。乃遷之爲臨川內史，秩中二千石。於臨川取晉之疏從子弟養之，意欲興晉。後事發，徙居廣州，於廣州犯事被殺。其人性好急躁粗疏，曾謂孟顛云：‘若生天在運前，若作佛在運後。’顛問何

謂，運對曰：‘丈人蔬食好善，故生天在前。作佛須智慧，丈人故在運後。’因此孟顛遂致恨之。孟顛是運之丈人。靈運作詩，意述其祖德。其祖玄，有功於晉。曾祖安，亦有功於晉世。父名爽，本作血一人。”

[二]“達人遺自我”句下注云：“謂父是通達人。墨翟貴己，不肯流意天下，故貴自我。作貴勝。遺，棄。”

[三]“高情屬天雲”句下注云：“言情上屬於天與雲。”

[四]“兼抱濟物性”句下注云：“言并有濟拔萬物之性。”

[五]“而不纓垢紛”句下注云：“言不為垢氛所纓。”

[六]“段生蕃魏國”句下注云：“《史記》：‘段生，段干木也，魏人，有德，生蕃魏。’”

[七]“展季救魯民”句下注云：“展季謂柳下惠。依書傳，柳季無救魯民之文。其先展喜，春秋僖公時却齊師，疑為季也。”

[八]“弦高犒晉師”句下注云：“弦高以牛十二頭犒秦師，無晉師之文，此亦為誤。案僖三十二年，此秦伯使孟明等三帥伐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

[九]“仲連却秦軍”句下注云：“《史記》：‘仲連，魯仲連，齊人，趙孝成王時，秦伐趙師，魏使辛袁衍使趙，謂秦為帝。郎中仲連於時在趙，以義責衍，衍大慚，無言可對。秦師聞魯連之言，遂為之退舍五十里，不敢加兵於趙。’按：却，庠退。”

[一〇]“臨組乍不繼，對珪寧肯分”二句下注：“古者將為帶綬印，繼著要。組，印條也。繼，繼也。珪者，天子欲封諸侯，即與之介珪。於是趙平原君以千金封魯連，魯連不受，乃言曰：‘大夫當為人排患解紛，安能賈販人乎！’”

[一一]“連物辭所賞”句下注云：“言不受賞，東赴於海。”

[一二]“迢迢歷千載”句下注云：“迢迢，遠。”

[一三] “遥遥播清塵”句下注云：“播清塵，清風之塵。”

[一四] “明哲時經綸”句下注云：“明哲，謂靈運之先祖。經綸者，《尚書》云：‘綸道經邦’。”

[一五] “委講輟道論”句下注云：“為救世故委講者，謂運之叔祖安、王羲之友等同隱在會稽山，出晉為苻堅於淮左。輟，止。”

[一六] “改服康世屯”句下注云：“屯，卦不通之貌。康，安。屯，難。”

[一七] “尊主隆斯民”句下注云：“令百姓皆有隆平也。”

[一八]：“中原昔喪亂”句下注云：“中原謂洛陽，晉懷帝、愍帝時有石勒、劉聰、至彌等賊破洛陽。懷帝歿於平陽。”

[一九] “喪亂豈解已”句下注云：“已，止。”

[二〇] “崩騰永嘉末”句下注云：“崩騰，破壞之貌。永嘉，懷帝年號也。”

[二一] “逼迫太元始”句下注云：“逼，近也。太元，東晉元帝年號。”

[二二] “河北無反正”句下注云：“北境謂之河外。”

[二三] “江介有蹙圯”句下注云：“介，介隔也，謂於江南。圯，毀也。蹙，急也。”

[二四] “萬拜咸震懾”句下注云：“震，驚。”

[二五] “橫流賴君子”句下注云：“君子，謂靈運之祖。”

[二六] “拯溺由道情”句下注云：“由有道德之情。拯，拔。”

[二七] “龕暴資神理”句下注云：“龕，勝也。顧希憑力取。”

[二八] “秦趙欣來蘇”句下注云：“安國蘇息也。《類聲》：蘇，更也。”

[二九] “燕魏遲文軌”句下注云：“思遲文軌也。遲，待也。言晉家居七州之外，謂極廣大也。”